

全之盡之，然後學者也。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，故誦數以貫之，思索以通之，為其人以處之。…君子貴其全也。

荀子解蔽篇：

凡人之患，蔽於一曲，而闇於大理。

凡以(可)知(能知)，人之性也。可知(所知)，物之理也。以可知人之性，求可以知物之理，而無所疑(定)止之，則沒世窮年(終其一生)不能遍也。其所以貫理焉，雖億萬已(終)不足以浹(周遍)萬物之變，與愚者若一，學，老身長子，而與愚若一，猶不知錯(安置)，夫是之謂妄(愚妄)人。故學也者，固學止之也。惡乎止之？曰：止諸至足。曷謂至足？曰：聖(王)也。聖也者，盡倫(人倫，人生哲學—人生倫理原則)者也、王也者，盡制(制度，政治哲學—社會倫理原則)者也。兩盡(以上二者皆精通了悟)者，足以為天下極(極則—最高標準)矣。故學者以聖王為師，案(助詞)以聖王之制為法，法其法以求其統類(觸類而旁通)，以務象效其人(以聖王為師)。嚮是而務，士也；類是而幾，君子也。知之聖人也。

《荀子 儒效篇》：

君子之所謂賢者，非能遍能人之能之謂也；君子之所謂知者，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謂也；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謂也；有所止矣。

先王之道，仁之隆也(最高道德標準)，比(順、依)中而行之。曷謂中？禮義是也。道者，非天之道，非地之道，人之所以道也，君子之所道也。

性不足以獨立而治，性也者，吾所不能為也，然而可七也。…並一而無二，所為成積也。習俗移質，安久移質。並一而不二，則通於神明，參於天地矣。

彼求之而後得，為之而後成，積之而後高，盡之而後聖。故聖人也者，人之所積也。…積禮義而為君子。

一、 感官之蔽：

1. 生理之蔽：

酒醉所致：「醉者越百步之溝，以為躡步之澮也；俯而出城門，以為小之閨也：酒亂其神也。」

眼耳受外物之壓：「厭(壓、按捺)目而視者，視一為兩；掩耳而聽者，聽漠漠而以為啁啁：執亂其官也。」「瞽者仰視而不見星，人不以定有無：用精惑也。」

2. 心理之蔽：

「夏首之南有人焉；曰涓蜀梁。其為人也，愚而善畏。明月而宵行，俯見其影，以為伏鬼也；仰視其髮，以為立魅也。背而走，比至其家，失氣而死。豈不哀哉！」

3. 物理之蔽：

光線不足：「凡觀物有疑，中心不定，則外物不清。吾慮不清，未可定然否也。冥冥而行者，見寢石以為伏虎也，見植林以為後人也：冥冥蔽其明也。」

距離之蔽：「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，而求羊者不下牽也：遠蔽其大也。從山下望木者，十仞(八尺曰仞)之木若箸，而求箸者不上折也：高蔽其長也。」

外境動盪：「水動而景搖，人不以定美惡：水執玄也。」

二、 心蔽（思想、觀念之蔽）

故為蔽：欲為蔽，惡為蔽，始為蔽，終為蔽，遠為蔽，近為蔽，博為蔽，淺為蔽，古為蔽，今為蔽。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，此心術之公患也。

聖人知心術之患，見蔽塞之禍，故無欲、無惡、無始、無終、無近、無遠、無博、無淺、無古、無今，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。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。

衡量道的依據——心——「虛一而靜」

何謂衡？曰：道。故心不可以不知道；心不知道，則不可道，而可非道。人何以知道？曰：心。心何以知？曰：虛壹而靜。心未嘗不臧（藏）也，然而有所謂虛；心未嘗不兩也，然而有所謂壹（專一）；心未嘗不動也，然而有所謂靜。人生而有知，知而有志；志也者，臧（藏）也；然而有所謂虛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。心生而有知，知而有異；異也者，同時兼知之；同時兼知之，兩也；然而有所謂一；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。心臥則夢，偷（鬆懈、不專一）則自行（胡思亂想），使之則謀；故心未嘗不動也；然而有所謂靜；不以夢劇（夢魂顛倒）亂知謂之靜。…知道察（明察），知道行（篤行），體道者也。虛壹而靜，謂之大清明。/萬物莫形而不見，莫見而不論，莫論而失位。坐於室而見四海，處於今而論久遠。疏觀萬物而知其情，參稽治亂而通其度，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，制割大理而宇宙裡矣。恢恢廣廣，孰知其極？闡闡𡗗𡗗、（廣大）廣廣，孰知其德？涓𡗗𡗗、涓（水沸騰貌）紛紛，孰知其形？明參日月，大滿八極，夫是之謂大人。夫惡有蔽矣哉！/

「故人心譬如槃水，正錯而勿動，則湛濁在下，而清明在上，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。微風過之，湛濁動乎下，清明亂於上，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。心亦如是矣。」/

《莊子 逍遙遊》：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，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。豈唯形骸有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

《莊子 齊物論》：「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？且吾嘗試問乎女：民濕寢則腰疾偏死，鰍（泥鰍）然乎哉？木處則惴慄恂懼（恐懼周怕），猿猴然乎哉？三者孰知正處？民食芻豢，麋鹿食薦（美草），蝓且（蜈蚣）甘帶（蛇），鴟鴞耆（嗜）鼠，四者孰知正味？猿獼狙以為雌，麋與鹿交，鰍與魚游。毛嬙麗姬，人之所美也；魚見之深入，鳥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（逃跑）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」

《莊子 養生主》：「吾生也有涯（時日有限），而知也無涯。以有涯隨無涯，殆已！（危殆、困頓）」

《莊子 人睥世》：《莊子 人間世》：「回曰：「敢問心齋。」仲尼曰：「若一志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，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（氣虛而靜）。聽止於耳，心止於符（符合、適應）。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。虛（虛靜空靈）者，心齋也」

《莊子 大宗師》：曰：「回坐忘矣。」仲尼蹴然曰：「何謂坐忘？」顏回曰：「墮肢體（毀棄形體勞損），黜聰明（摒黜自恃的聰明）（即是無為之意），離形（形體）去知（心智），同於大通（大化、大道），此謂坐忘。」